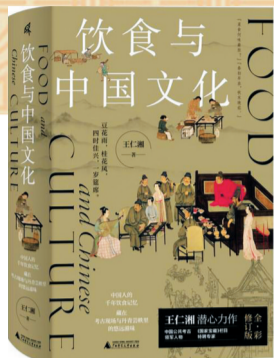


中国食俗及文化源远流长

——读《饮食与中国文化》



四时雨，桂花风，四时佳兴，一岁筵席。当代老老少少的中国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承继着上古时期的食礼传统。这可能吗？读一读王仁湘先生的《饮食与中国文化》就知道，事实就是如此。

古代《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这意思是，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始于饮食活动。饮食活动中的食礼，就是饮食规范。

唐代崔融的《为韦将军请上礼食表》中说，“饮食之礼，圣贤所贵，以奉君人，以亲宗族”。这道出了文明时代食礼的根。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延续对《礼记》等古籍强调的礼乐的尊重，而这必然是以食礼为基础。

考古学者、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王仁湘在其所著的《饮食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在我国古代，最迟在周代，饮食礼仪就已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相关的食礼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改善。

食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宴饮礼仪。今天的人们请客上桌吃饭，仍然如古代，以上座为上，以左为尊，分别列出了首席、次座、陪座。客人坐定后，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宴毕，主人导引客人到客厅小坐，上茶，再到辞别。这些礼仪相当意义上延续到了现代，还加入了斟酒在客人的右侧，先主宾，再主人；先女宾，再男宾；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引用了历代古籍对于宴饮之礼的介绍。

宴饮之礼还包括菜肴酒食的布置。因为按照中国古礼，一定要注意

食物摆放的方向，有时不能颠倒左右，同时也是为了取食方便。《礼记》还规定了食器饮器，仆从端菜的方式，重点菜肴的位置等礼仪的记载。

待客宴饮，当客人是长者时，主人或其他客人酌酒时须起立，离开座席面向长者拜而受之。长者表示不必如此，少者才返还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少者不得先干。《饮食与中国文化》中说，古时如果侍食年长位尊的人，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这叫做“尝饭”，但又不能自己先吃饱完事，还要快些下咽，随时准备回复尊者的问话，谨防发生喷饭的事。

其实，《饮食与中国文化》最初出版于1994年，之后多次再版，加印，广受读者欢迎，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次彩印推出。该书基于书作者长期坚实的考古与文献研究，从中国远古时期的古人形成火食方式，说到五味调和、岁时饮饌，再言及古代庖人（厨师）等从事厨房工作的工种分工，以至茶道、酒道、食疗、进食方式、食礼、饮食观等方面。该书内容翔实，叙述通畅，揭示出中国人的饮食在相当程度上全方位延续了古代传统。

试举一例，在今天，一些潮流达人倡导素食。其实，中国古代就有素食之风。一些人除爱吃素食外，还不进食酒肉，不进食大蒜、葱、蒜、葱、蒜、葱、蒜等香辛料。素食之风在唐代已颇为盛行。《饮食与中国文化》中引用谈到了唐朝的崔安潜发明的素菜荤做的方法。唐代颜师古更是对素食进行了准确定义。到了宋代，城市里也有专门的素食餐馆；至于明清两代，素食发展为共同素食、民间素食等三个支系。 选自《学习强国》

一生一念一物一心

——读《念物记——扬州手艺人》



万法皆生，皆系缘分。捧读女作家梅静的《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一书，读书名中醒目的字眼——念物、手艺人，不禁怦然心动。

《念物记——扬州手艺人》装帧精美，设计独具匠心。深蓝色的封面像线装书的颜色，折射出厚重的历史感，衬托出“念物记”3个鎏金字。我由此想到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总有技艺会薪火相传，融汇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之中。书腰采用宣纸，上面印有手艺人专注制作的彩色画面，下面列举23项手工艺名称，最下面黑体字揭示书的主旨“穿越悠长历史，俯扣深厚文化”。装帧与内容完美统一，典雅大气。

每一种技艺，每一项作品，都蕴含着一份生命的亲切。《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中插入300多幅图片，有的是手艺人屏息凝神的特写镜头，书中更多的图片是美轮美奂的手工艺成品，如《半世笔缘》一文中，一图是悬挂着的“笔”林，一图是竹笋似的朵朵笔毫，令人震撼。又如《嘉木心香》一文中的木雕作品《春溪幽谷图》，峻岭幽谷、山泉叮咚跃然图上，令人叹为观止。精致的装帧、精美的图片，让《念物记——扬州手艺人》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

梅静老师从扬州2500年历史留存的瑰宝中，历时4年，遍访街头巷陌，筛选出23个富有典型意义的手艺项目，每篇详尽描述一项传统手工艺，生动介绍一位或几位传承人。如封面所言“记录扬州手工艺的前世今生，走近手艺人的劳作日常，探寻造物文化的魅力之源”，揭示出书名的由来及主要内容。

全书分成五辑，在《唤醒古书一缕香》中选取了雕版、毛笔等文化项目，可以追溯到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彰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红妆如你》中选取玉雕、古琴等修身养性的项目，让人感受到精神家园的文化符号；在《庭院深深觅桃源》中选取园林、盆景等建筑文化，描浓了江南园林的诗情画意；在《一剪梅香》中选取刺绣、绒花等扬州习俗，感受着艺术之花点缀缤纷的生活；在《扇里听风》中选取折扇、花灯等生活装饰品，写出了扬州人善于创造美的生活方式。数十项技艺荟萃在一起，形成扬州文化的斑斓画卷。

在品读中，我常常游离于书中描绘的画面，勾连起久远的回忆。《红妆如你》一文写的是扬州剔红漆艺，文中这样描写大漆：“大漆的母体，是一种名叫漆树的高大乔木，生长在中国湿润的中南部地区。每年4月至8月间，割开它的树皮，从韧皮部就会流出黏性乳液。”读到此处，我倏然想到去云南旅游，赴橡胶园观看割胶的情景，确如作者所言，“漆液割下流入桶内之后，一张油纸会像被子一样覆在它的身上，将它与空气分离。从此，它便静静沉睡，等待新主人的唤醒。”漆液仿佛是个小精灵，在人们的细心呵护下，化作神奇的美的使者。

再如《足下密密缝》，写一个没有名头的手工布鞋匠的做鞋过程，“他将鞋帮仔细地对准鞋底，用锥子深深地穿透

鞋帮和鞋底，再用锥钩用力拉过棉线，将帮与底缝合。他每拉一次线，手指就被勒下一道深深的凹痕，两寸长的距离，他几乎缝了十分钟。”这段动作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姥姥为我做鞋时，把锥尖在头上抹一抹，然后用力穿透鞋帮鞋底。两个场景重叠在一起，手工技艺照亮了时光的隧道，温暖了我的记忆。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梅静老师饱含真情，写出了手艺人的日常工作和喜怒哀乐，揭示出他们的信仰密码、技术沿革与变革创新。

这些扬州手艺人中，有蜚声海内外的大家，也有默默无闻的“草根”；有耄耋之年的老师傅，也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有共同的操守，择一事而终一生。“根，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是他们的担当与担忧。

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中的特质。“念物”看似在写物，但物背后的手艺人借助于“物”而熠熠生辉。《伫一曲，水墨青春》中的装裱师小姚，“弓着腰，眼睛凑近画作，然后伸出一个指尖，在纸背轻轻摩擦。随着指尖的细微移动，有丝屑样的东西不断滑落下来。在我‘观察’的两个多钟头里，小姚始终重复着这一个动作，而到我离开时，他只揭完了五厘米见方的一小块画作。”梅静老师仔细地观察，准确地表达，彰显手艺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精心制作的雕像姑娘，在他长期的热望中获得了生命。《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中的主人公们独饮寂寞，坚守初心，与技艺、与作品对话。在他们长久的爱抚中，手中的作品有了灵魂，有了生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形。我们到一个村庄去做非遗调查，99岁的二鞭子摔跤（民间花会）传承人聂老，听说我们的来意，立即精神抖擞地表演起来，其状态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而在我们做完调查后的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村里人说，他把积攒一辈子的技艺告诉我们，留给世人，才放心地去了。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梅静老师在后记中讲述了她挖掘传统文化的艰辛，“最难的是实地走访的漫长过程。有时一件作品需要多道工序、经年累月才能完成，我就从春到秋，甚至跨年度跟踪采访。有的传统手工艺地处偏远，我就自己骑车前往。只有靠得够近，才能真切感受到手工艺的温度与魅力。”情到深处自然浓。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先生，看到了梅静老师的书稿，写出感慨：“一生一念，一物一心。《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以温暖而细腻的笔触，写出了手工艺中所蕴藏的精神和情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文本。”

《念物记——扬州手艺人》，一本厚重之书，一本耐品之书。这正是：

念物寻根，遍访扬州，一脉人文流雅韵；守心逐梦，痴迷技艺，千秋国粹散馨香。

赵文新



《文学的意思》

本书包含黄子平的62篇随笔作品，共分三辑，分别为文学的意思、边缘阅读、害怕写作。《文学的意思》是一系列最初连载于《文学自由谈》的专栏文章，旨在阐述文学的意义及趣味性；《边缘阅读》则希望读者能保持旁观者的姿态，并养成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策略，将阅读当成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而《害怕写作》则是惟愿在语言暴力四处泛滥的今天，仍有人喜欢阅读，仍有人敬畏话语的力量。

作者黄子平，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代表作《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文学的意思》“漫说文化”丛书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者漫画艺术家焦虑线条像极了平行宇宙中平凡而又普通的你我他，喜欢想东想西，常常心事重重，时而人间清醒，容易从纠结一件小事发展到对周围的一切深感不安，想要努力抓住希望，却与焦虑朝夕相伴。

作者用看似简单的绘画和抖机灵式的内心独白再现了创作一本漫画书的全过程，用迷人而又写实的手法将个体的思绪、感受、焦虑、共情、爱意等展露无遗。

作者焦虑线条，超人气漫画艺术家，画风简约，寥寥几笔就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绘画主题包括心理健康、人际关系、自我疗愈等。

